

傷寒論三註卷之四

陽明經大意

周揚俊曰陽明一證有經府之分。在經者可汗。如尺寸俱長。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者是也。然其來路由太陽也。凡陽明證見。設太陽脈證未盡罷。則從太陽而乘治陽明也。何也。太陽為巨陽。邪易入。亦易出。泄其從入之途。一汗而解也。其去路趨少陽也。陽明證雖見。設少陽經脈證兼見一二。則從少陽而不從陽明也。何也。少陽無出入路。但和解而禁汗下。和表裡之半。不敢犯嚴禁焉。此不易之法也。至於邪歸胃府。中有燥屎。按之痛裏熱引飲。外證悉罷。小便不利。始可議下。乃世論計日絕不問證。假如太陽有七八日十餘日不解者。誤下不成。結胸與痞乎。假如已傳少陽。妄行攻下。不復犯少陽大戒乎。設陽明三五日內即顯下證。反不厭遲。至燥屎攻脾。燥盡津液幾何。不至危困乎。故自太陽歸者用調胃。自少陽歸者用小承氣。及大柴胡。惟自陽明歸者用大承氣。若表證未全罷。裏證復已急。則用大柴胡。柴胡芒硝蜜煎膽導等法。聖人用慮周密。誠如是也。雖然。在經者亦有風寒之辨乎。曰有。以能食不能食。辨風寒之不同。抑知邪犯中焦為多氣多血之地。營

衛可以不分。在府者又以能食不能食。辨強弱之各異。正恐妄行政下。惟在明晰。經文臨病加審。始得萬舉萬當耳。

傷寒論三註卷之四

廣寧丁思孔景行父定

吳門周揚俊禹載輯

陽明上篇

陽明經上循咽出於口還繫目系其支者上頸上合於頤下結於鼻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脈挾鼻絡於其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

方註傷寒三日該中風而大約言也脈大陽明氣血居多也

揚俊愚按陽明為多氣多血之府外邪傳至其經脈必較太陽時更大此實補內經尺寸俱長之未備也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方註此以食之能否喻人驗風寒之辨蓋陽明主水穀風能食陽能化穀也寒不能食陰不能殺穀也名猶言為也中寒即傷寒之互詞大意推原風寒傳太陽而來其辨驗有如此者非謂陽明自中而然也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方註〕遲者緩之變。汗出多微惡寒風邪猶有在表者。故曰未解也可發汗例也。宜桂枝湯謂仍須解肌則入胃之路自絕也。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方註〕浮者緊之轉邪外向也。無汗而喘者寒邪在表未全除也。故曰發汗則愈。言當仍從外解也。宜麻黃湯者散邪冠於境外也。

〔喻註〕仲景此二條之文前條云風未解後條即不云寒未解者互文也。前條云宜發汗後條云發汗則愈者亦互文也。蓋言初入陽明未離太陽仍用桂枝湯解肌則風邪仍從衛分出矣。用麻黃湯發汗則寒邪仍從營分出矣。陽明營衛難辨全在脈證。風邪之脈傳至陽明自汗已多則緩去而遲見寒邪之脈傳至陽明發熱已甚則緊去而浮在此皆邪氣在經之徵。若傳入於府則遲者必數浮者必實矣。設不數不實定為胃虛不可攻下之證矣。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欬其人必咽痛若不欬者咽不痛

〔方註〕眩風旋而目運也。風故不惡寒能食咳逆氣咽門胃之系也。胃熱而氣逆攻咽則欬痛咽傷也。

愚按陽明病何以頭眩以風主眩運且挾痰飲上逆也不惡寒者辨非寒邪而熱勢已衰肺氣受傷故能食而咳以能食為傷風本候而欬因痰熱乘金也咳甚咽傷故必作痛不若少陰之不咳而咽先痛也仲景恐人懷疑少陰特申之曰若不咳者咽不痛知不與陰火上炎脈循喉嚨者同年而語也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

[方註]法多汗言陽明熱鬱肌肉腠裏反開應當多汗故謂無汗為反也無汗則寒勝而腠理反秘密所以身如蟲行皮中狀也久虛寒勝則不能食胃不實也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咳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欬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喻註]陽明證本不頭痛若無汗嘔欬手足厥者得之寒因而邪熱深也然小便利則邪熱不在內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知必苦頭痛也若不欬不嘔不厥而小便利者邪熱必順水道而出豈有逆攻巔頂之理哉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方註]口為胃竅胃熱則口燥漱水不欲嚥者陽明氣血俱多雖燥不渴也衄者

以氣血俱多而脈起於鼻故熱甚則血妄行必由鼻而出也

愚按邪入血分熱甚於經故欲救水未入於府故不欲嘔使此時以葛根湯汗之不亦可以奪汗而無血乎此必衄者仲景正欲人之早為治不致衄後更問成流與否也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喻註〕脈浮發熱口乾鼻燥陽明熱邪熾矣能食為風邪風性上行所以衄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

愚按陽明旺於申酉邪熱入裏至晚愈熾如潮信然今傷寒已傳陽明而浮緊之脈仍在則知寒邪勢盛未常少衰不至於入裏而為潮熱不止耳若時作時止則是陽明而兼少陽證也脈但見浮則是風邪之勢原少緩況少陽氣血俱少本不主汗但其邪熱在內蒸動陽明而陽明多氣多血肉腠自固乘合目時脾氣不運肉腠疎豁之時其汗得以偷出仲景兩言於此一以辨太陽熱邪歸胃見太陽表邪未盡勢必全入裏未急者仍先汗之可也或兩解之可也或俟其入調和胃氣可也一以辨少陽經邪少歸胃府以小柴胡和之可也裏證急

者導之可也。大柴胡解之可也。且以見盜汗不同於雜證。或可以他法治之也。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少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方註〕弦少陽。浮太陽。太陽明。脇下痛。少陽也。小便難。太陽之膀胱不利也。腹滿。鼻乾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潮熱。陽明也。時時噦。三陽具見。而氣逆甚也。耳前後腫。陽明之脈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太陽之脈其支者。從巔至耳。少陽之脈下耳後。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也。然則三陽證俱見。而曰陽明者。以陽明居多而重任也。風寒俱有。而曰中風者。寒證輕而風脈甚也。續浮謂續得浮。故與小柴胡。從和解也。但浮無餘證者。風雖外向。終為微寒持也。故發之以麻黃。不尿。腹滿加噦者。邪盛於陽明而關格。所以無法可治也。

〔喻註〕此條陽明中風之證居七八。而中寒之證亦居二三。觀本文不得汗。及用麻黃湯。其義自見也。然此一證為陽明第一重證。何以知之。太陽證既未罷。而少陽證亦兼見。是陽明所主之位。前後皆邪。而本經之瀾漫流連。更不待言矣。

蓋陽明之脈本大兼以少陽之弦太陽之浮則陽明之大正未易衰也腹滿鼻乾嗜卧一身面目悉黃潮熱陽明之證既盡見兼以少陽之脇痛太陽之膀胱不利乃至時時噦耳前後腫則陽明諸證正未易除也所以病過十日外證不解必審其脈證或可引陽明之邪從太陽出則用麻黃湯方合治法若不尿腹滿加噦則真氣垂盡更無力可送其邪故知藥不能治也

小柴胡湯加減法在少陽上篇

柴胡 半兩

黃芩 三兩

人參 三兩

甘草 三兩

半夏 半斤

生薑 三兩

大棗

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愚論柴胡少陽經藥也升也苦寒散表氣味俱輕也邪至少陽則半主表半主裏因膽無出入路故禁汗吐下則惟有升散一法仲景用之為君以半夏為使因生薑可以止嘔以黃芩為之佐可以除熱甘草大棗和中使主表者得柴胡而自散主裡者得黃芩而復除不亦善乎然則用人參者何也彼往來寒熱邪正勝復也柴胡黃芩有除熱之功而不能祛爭勝之氣遂用出陰入陽之藥介

於其間使之輔正。即有以驅邪。非聖人莫能用也。奈何後之人。不明少陽經證。或願投麻黃大黃。而必去人參甘悖。聖法如是耶。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方註〕食穀欲嘔。胃寒也。故曰屬陽明。言與惡寒嘔逆不同也。茱萸辛溫散寒。下氣。人參甘溫固氣和中。大棗無胃。生薑止嘔。四物者。所以為陽明安穀之主治也。上焦以膈言。亦戒下之意。

〔喻註〕此條復辨嘔有太陽亦有陽明。本自不同。若食穀欲嘔。則屬胃寒。與太陽之惡寒嘔逆。原為熱證者相遠。正恐誤以寒藥治寒嘔也。然服吳茱萸湯轉劇者。仍屬太陽熱邪。而非胃寒明矣。

吳茱萸湯

吳茱萸

洗一升

人參

三兩

生薑

六兩

大棗

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愚論本草言吳茱萸氣味俱厚。為陽中之陰。氣辛。故性好上。味厚。故又善降。其臭臊。故專入肝。而脾胃則旁及者也。冠氏言其下逆氣最速。東垣云濁陰不降。

厥氣上逆脹滿非吳茱萸不為功然則仲景立吳茱萸湯本以治厥陰病乃於陽明之食嘔亦用之何哉蓋脾胃既虛則陽退而陰寒獨盛與辛熱之氣相宜況土虛則木必乘乘則不下泄必上逆自然之理也然後知未得穀前已具上逆之勢況穀入而望其安胃耶此非味厚能降者不能治之也故以人參補胃而薑棗益脾散滯不於奠土者有殊功歟故左金丸兼川連去肝家之火用之神效絕不以辛熱為嫌黃連炒吳茱萸治寒利色白者亦隨手而驗更不以下滯為慮彼取其降此取其辛固有器使之道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陽明病應發汗醫反下之此為大逆

愚按陽明經之不可下猶太陽經之不可下也辨證之有汗無汗辨脈之或浮或緊一遵太陽定法奈何反下哉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喻註〕心下鞭滿邪聚陽明之膈正兼太陽也故不可攻攻之利不止則邪氣未盡正氣先脫故主死也利止則邪氣去而真氣猶存故自愈也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方註嘔屬太陽故曰嘔多。雖有陽明不可攻。以多則太陽猶有未除可知也。雖字當玩味。

愚按嘔屬太陽。況嘔多尚在上焦也。設因陽明府證兼見。竟行攻下。將在表之邪乘虛內入。在上之邪因之下陷。幾何不至於危殆乎。況少陽經證亦有喜嘔者。尤當從和而不從下也。

夫病陽多者熱下之則鞭。

愚按身熱在外。縱屬陽明。亦為經證。設下之。邪必內犯。或心中痞鞭。或心下痞鞭。未有定處。故聖人止言鞭耳。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方註陽明之脈俠口環唇。然膽熱則口苦。咽為膽之使。故口苦則咽乾。腹滿熱入陽明也。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風寒俱有。而太陽未除也。下之腹滿者。誤下則外邪乘虛而內陷也。小便難亡津液也。

無陽陰強大便鞭者。下之必清穀腹滿。

愚按無陽陰強。其人陽氣素虛。陰邪搏擊於胸中。上焦不通。津液不行。所以便

鞭原非大實大鞭下之必下利清穀而腹滿也。未說到痞字。此時用導法為宜耳。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方註〕申酉戌陽明之王時也。正氣得其王時則邪不能勝故退而自解也。

己上陽明經證一十九條

陽明中篇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

〔喻註〕以胃家實揭陽明歸府之總稱。見邪到本經或來自太陽少陽遂入胃而成胃實之證也。不然陽明病其胃不實者多矣。於義安取乎。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下發汗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名陽明也。

楊俊愚按何緣得陽明承胃家實句來。治法不合。外邪不解徒傷津液及邪內入燥結轉甚。若治法得當則在經者立解矣。何至內實便難哉。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

愚按外證云何以裏證而言也。邪結於胃。汗出於外。裏熱甚也。不可復認中風自汗也。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愚按承上言。雖云反惡熱。亦有得之一日而惡寒者。曰此尚在太陽居多耳。若至轉陽明。未有不罷而惡熱者。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

方註此承上條復設問答。而以其裏證言。無所復傳者。胃為水穀之海。五臟六腑四體百骸皆資養於胃。最且通暢實則秘固。復得通暢則生。止於秘固則死。死生決於此矣。尚何復傳惡寒二日自止者。熱入裏而將反惡熱。以正陽陽明言也。以病二日而其機有如此。則斯道之精微。豈沾沾必於談經論日所能窺測哉。

愚按金木水火雖各有所生。要皆本於土。故經邪入胃。無所復傳矣。邪入胃。腑

安有不熱故曰惡寒自止也

本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

方註徹除也言汗發不對病不除也此言由發太陽汗不如法致病入胃之大意以總結上文

喻註發其汗兼解肌發汗二義

愚按已上五條由陽明府而推其受病之始復於傳經而明其邪入陽明之故假使汗徹豈致入裏耶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漈漈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方註發熱無汗追言太陽時也嘔不能食熱入胃也反汗出者肌肉著熱膚腠反開也漈漈熱而汗出貌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漈漈然微汗出也

方註此承上條復以微汗申言重致丁寧也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

方註微以中風之緩言中風本自汗故言出少為自和和對太過言謂未至太

過耳非直謂平和太過者以其失於不治與凡治之不對致出汗不已者言也
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謂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

〔方註〕實以傷寒之緊言傷寒本無汗故曰因發其汗發而出之過多則與自出
過多者同一致故曰亦為太過自此以下乃總結上文以申其義陽絕則亡陽
蓋汗者血之液血為陰陰主靜本不自出所以出者陽氣之動鼓之也故汗多
則陽絕豈惟陽絕亡津液即亡陰也讀者最宜究識

〔喻註〕傷寒發太陽膀胱之汗即當顧慮陽氣以膀胱主氣化故也發陽胃經之
汗即當顧慮陰津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陽明多有越熱之證謂胃中津液
液隨熱而盡越於外汗出不止耳然則陽明證不論中風傷寒脈微脈實汗出
少而邪將自解汗出多則陰津易致竭絕業醫者可不謹持其柄而用重劑發
汗以劫人之津液耶觀仲景太陽發汗之重劑以青龍名之可見亢旱得之即
為甘霖若淫雨用之則沉竈產蛙傷禾害稼有載胥及溺已耳此陽明所以有
桂枝麻黃證而無大青龍湯證也噫微矣哉

陽明證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瘕雖下之腹滿如故

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愚案此條病原終始只重脈遲二字。喻註謂脈遲則表證將除似乎可下。豈於理有合耶。仲景於脈法中云。數為在府。遲為在藏。又申云。假令脈遲。此為在藏也。所言藏者脾也。病屬陽明。是今之客病脾家濕熱。又昔之內因。即風邪稍輕。尚或可以引食。而濕證已久。則必不能運化。飽食微煩。徒使脾氣倦而上蒸。為眩下阻。膀胱濕無從滲。則穀瘴為黃。何能免乎。設不知受病之由。而但去其糟粕。吾知腹滿不減。以脾藏之濕。究未清楚故也。然或云。遲則為寒。寒則何以云熱而不熱。則必不為瘴也。殊不知外邪未罷之先。脈必浮緩。歸府之後。脈必數實。今既屬陽明而未見數脈。故云遲也。然則脾與胃相為表裏也。胃家之邪熱甫歸脾土之積蓄。不運勢必蒸腐其所存之食。不黃不休耳。故曰欲作穀瘴。乃是因脈原證。料所必至之詞。若至穀瘴既成。脈或變遲為數。又所必至也。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澀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愚按此條陽明中之變證。緊承上條脈遲來。着眼只在中寒不能食句。此條胃